

随笔

# 护城河边的足球

王祥夫

我上小学的时候,学校在护城河边上,学校的正门朝西临着一条马路,对面就是公园,春天的时候玫瑰的花香会一直飘到学校里来。学校的东边便是护城河,很深,护城河两边长满了紫穗槐。学校靠东边的那一面始终没有墙,只拉着一道铁丝网,铁丝网那边就是护城河。我们的体育课就在教学楼和护城河之间的空地上。

那时的体育课很简单,做操和踢足球,男生踢足球的时候女生跳绳,碰上刮风下雨老师就会让我们回到教室里去做手工,我虽是男生却学会了打毛衣,两根竹棒一团线,起几针,打什么花,现在依然是熟门熟路,四根针也驾驭得了。我想我要是老到什么也不能去的时候就不妨坐在那里打打毛线,给我的朋友每人织一条粗线的围巾。当时的做手工,除了打毛线之外就是用硬纸壳子糊各种东西,记得有一次我糊了一个笔筒,上边画一只呆头鸟和一朵很大的牡丹花。

在操场上踢足球是男生们都喜欢的事。那时的体育老师并不按着踢足球的规矩来,只是把男生们分分,好在那时的班里没有多少男生,直到后来,我才知道踢足球一边应该是几个人。那时候,我们是全部男生一分为二一起上,一窝蜂地快乐和狂奔。球有时会被踢到场外落进护城河里,这便要有人下到护城河里去找球。好在护城河里一年到头都没水,而是被人们种满了谷子和粟子,玉米和高粱,一蓬一蓬的绿,球落在里边要好找一阵,但总归是要有人下去找,一个不行再下一个,两个不行来三个,球总归是能找到的,只要护城河里没有水就行。护城河里有水的时候往往是前几天下大雨,皮质的足球落在水里,再踢的时候那个球就很笨,声音也变了,不再是“嘭嘭嘭”而是“噗噗噗”,那时的踢球是一窝蜂地踢,体育老师也跟上一头汗地奔跑,嘴里的哨子“嘟嘟”不停。那时踢球是既没有前卫又没有中锋,大家的目标就是那个球,头球大家倒是知道,两足一弹,用头接就是,且大家都喜欢用头顶球,一旦顶中,便像是得了头彩,管它进还是没进。上到四年级的时候,我们班上忽然从别的地方转来一个同学,他像是有踢过球,却见了球便是十分的喜欢,他人极是灵活,也跑得快,班里像是谁都跑不过他,但他一旦抢到球不是把球踢到对方的门里,而是拼命地往自家门里踢。被体育老师单独叫过去教导了几次,却一时又改不过来,现在想想,他亦是可爱,他那劲头,带上球往自家门里踢的劲头真是有些可爱。后来他去了体校,再后来去了省足球队,他是一路地踢。我真是想念他,说来促狭得很,我想见他也只是想对他说说他带球往自家门里踢的旧事。

足球场永远让人感受到的是热腾腾的气息,而且是雄性的。那女足呢,有人喜欢,而我不看的,我认为足球就是男人的运动。有人为此百般地和我争论,但我依然是只看男子足球,足球是雄性的,永远是雄性的。怎么办呢?既然那么多人顶顶地热爱女子足球,我想着也应该试着去喜欢,我想这亦是一种学习。

# 冬日

鲍尔吉·原野



往往在这个季节,我父亲出门前是要提系裤子再三,因为棉裤毛裤云云,整装以待。这时,我在心里念

小时候,柿子在农村是唯一可以稳定供应的水果。梨、桃、桑、枣之属,只是碰巧谁家有一棵半棵,都是“规模以下”的小气候。

那年月以粮为纲,除了当家的小麦和玉米之外,荞麦高粱、红黑绿豆、棉花油料、红薯山药啥都种,唯独不伺候瓜果。关键的是,瓜果园圃要跟庄稼抢地、抢平地,单这一点就不成。所以只剩下柿子。这东西像庄稼人一样皮实,肥瘠不择,随便指个地儿就能活,寒凉不惧,从八月十五能放到第二年春末,吃不完的晒成柿饼,可以接上第二年的新柿子。也不知道是哪辈子先人,估计可怜娃娃嘴馋,所以种下了满村柿子树。地堰堰、崖畔畔、沟边边,破窑旧院,随处可见,最壮观的是两个生产队的打麦场,沿着场边一上一下整整齐齐两长溜,虬枝盘屈,枯皮嶙峋,我父亲只说老早以前就有。每次读三毛的《如果有来生》,总会想起它们的沉默、骄傲和安详,真的是一种没有悲凉的姿势。

那时口福虽薄,四季的好景却极周到。春天是满村杏花织成的一片云锦,灿烂在白日的暖阳里,宁谧于晨昏的炊烟中,虫鸣鸟唱,鸡犬声闻,影影绰绰的父老孩童,望之如在画中。入夏是波涛起伏的无边麦浪,热风里翻滚着满眼纯色金黄。深秋是柿子的主场,高天上风卷云流,千沟万壑染成一片绚丽的斑驳,树树挂灯笼,家家晒柿饼,万物在秋气中收敛,唯人间烟火热烈依旧。冬天的老风吼起来,接天垂幕,卷地如席的壮观,是高高在上的谭坪塬才有的宏阔气象。天地之大德曰生,待塬上百姓亦不刻薄,但得四季三餐饱暖,自是人间一处仙境。

儿时的乐趣,许多都跟柿子有关。小青枣蛋摘下来,柴棒扎成的小车车,可以用它当轮子,虽简陋至极,但孩子玩耍,靠的其实是自己的想象

力。深秋摘柿子,一个个上到树上撒欢,猴子一样吊着,大人的叫骂只当伴奏,掉下来不怕,下面全是麦秸秆。新摘的柿子当然是不能吃的,拿回家热水里泡着,一天搅两次,三天后既脆且甜。或者密闭在瓦罐里,十天半个月后打开来吃软柿子,不过造价比较昂贵,需要放一个苹果什么的进去陪着。最简单且最经典的吃法,院子里支起四个木桩,横七竖八架上枝杆做成“床”,“床”上铺玉米秸秆作“褥子”,一股脑儿把柿子倒进去,再盖秸秆当“被子”。柿子开始冬眠,从秋到冬,用时间将其“熬”熟。三九天下学进院,伸手到“被窝”里摸出几个来,冻得梆梆的硬,咔嚓咔嚓吃完,进屋舀半瓢凉水咕嘟咕嘟喝下,那感觉,美得太!吃冻柿子不能喝热水,据说会积食,所以乡下野孩子才服得住,这也是小时候最通常的吃法。后来进了城,看到姑娘小伙大冬天吃冰棍,总会想起谭坪塬上的冻柿子,口感绝对赛过城里的冰棍。

还有一种是比较“文明”的。麦米杂粮炒熟后磨成面粉,塬上人称熟面,冻柿子在灶台上化软了,半碗熟面,几个柿子剥皮后和入,驴打滚一样搅几下,粮食的香裹着柿子的甜,少长咸宜且妙不可言啊。

最好吃的当然是柿饼。刚摘下的柿子,削苹果一样去掉皮——这是个功夫活儿,去皮的柿子在太阳底下晒软,缸里用削下晒干的柿子皮垫底,放进柿子,再盖上一层柿子皮,石板盖上,浆子封了,三月两月捂去吧。捂到柿饼表面渗出一层白霜,那个甜软劲儿,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诱惑,尤其那一层白霜,舔一舔比糖都甜。乡宁水席有一道菜,柿饼切条或切块做成汤,吃到的绝对是口福。

我转学到县城后的第一个翻身仗是靠柿子打赢的。四年级时一篇作



多恋

# 寂寞的柿子

乔傲龙

文,标题就叫“家乡的柿子树”,从春天的小白花写到夏天的大伞盖,从秋天的红灯笼写到冬天的冻柿子,一番春华秋实的铺排,博来判卷老师大悦,挥手就给了满分。满分那时稀罕,山里娃一时名声小震,藉此平添几分信心,渐渐开始向学霸跨越转型。我后来考上大学,柿子树有一臂之力。

前年回乡,时令已是初冬,树树黄叶早被秋风扫尽,空荡荡的枝头却挂满红红的小灯笼,火一样在寒风里燃烧。问原因才知道,柿子熟的时候全村都在下苹果,腾出手时柿子已经软到无从下手,于是只能听之任之。眼前的画面像极了我的画家朋友裴文奎的《柿柿如意》,而我心头浮现出的却是卖火柴的那个小女孩,倔强地想用一点微光温暖自己的世界。驻足凝神,恍惚中昨日重现。

本版插图 张朝霞

# 人物

许家窑村 2015年遭受了雹灾和旱灾,粮食减产过半,保险公司经过调查给了一些赔偿。遭遇了这种天灾后,又随之遭遇到玉米市场的整体降价,这时的价格已经从上年的每斤一元降到了每斤七角。而整体降价随即带来的影响是,即便玉米肯以每斤七角的低价处理也卖不掉,根本找不到人收购。杨河芬为了卖玉米跑了一冬天,也没人肯收购。到了2016年种地时节,滞销玉米在始终没有售出一斤的情况下最终被一销光。

而能够受益于这样一家大型农业企业,则全都得益于杨河芬的争取。杨河芬为了争取到这家企业的帮助,曾经“四顾博信”。“四顾博信”这句话是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温进勇说出的。他说:“刘备曾‘三顾茅庐’,杨河芬曾‘四顾博信’。诸葛亮架不住刘备的‘三顾’才答应了刘备,不然这个刘备会没完没了地去‘顾茅庐’。我也是被杨河芬的‘四顾’感动了,我‘如果不答应杨河芬,他肯定也会‘顾博信’‘顾’个没完。”温进勇虽然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说出了这句话,但也确实表达出他对杨河芬决心和恒心的赞赏。玩笑归玩笑,说到底,还是温进勇自身有一颗肯担当愿付出的本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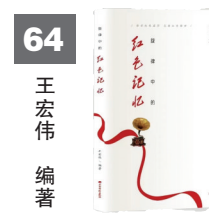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说起杨河芬的“四顾博信”,确实很有些“三顾茅庐”的传奇色彩。刘备的第一“顾”,没有见着诸葛亮,第二“顾”,又没有见着,第三“顾”才最终见到。当然,诸葛亮不肯见刘备,是早就看穿刘备要请他辅佐的本心,他不愿意才不肯见面。而温进勇倒没有不肯见面的心思,是他的业务太忙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这位来自河北平山县,生于1924年的青年人,参加工作便进入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,后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作曲和指挥,成为抗战时期最为年轻的音乐家。1943年,蒋介石在他写的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中提出了“没有国民党,就没有中国”的论点。随之,同年8月25日的

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中国》的社论,有力回击了蒋氏“大作”提出的错误论点,并在最后写道:“如果今日的中国,没有中国共产党,那就是没有了中国”。时年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,在一座破庙的土炕上,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创作出荡气回肠的经典歌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》。曹火星作为群众剧社成员,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,亲眼看见我们党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的工作,立刻被这里火热的抗战生活场景所感染。歌词中“实行了民主好处多”“改善了人民的生活”正是当时根据地民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据当地人称,曹火星写好歌曲的那个清晨,疲

惫而兴奋的他推开房屋的大门,喊来正在学校空地嬉戏玩耍的儿童团员,将自己写成的歌曲教给他们演唱。当年的儿童团员李万代说:“我那年14岁,我们几个孩子正在玩耍,门忽然被推开,曹火星在里头喊,说要教我们唱歌。也没学多长时间,我们就都会唱了。”据相关资料记载:曹火星最初写的歌名为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》,1950年毛主席听女儿李讷演唱后纠正道:“没有共产党的时候,中国早就有了,应当改为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’。”1999年4月16日,总共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的音乐家曹火星走完了闪耀的一生。

文艺